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一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習兵法　申令　示信　示閒暇

習兵法

兵法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公之武備也故言兵法者謂之司馬法馬孫太公以來能者間出踵而增之復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别是為四種孫是行師之道極

其深趣矣大率用仁義禮讓者為之上以縱橫變詐者為之下歷代之為將者或達其善志臨敵而制勝或稽其要道著書以垂法篇籍斯著圖制咸在以至議論之流布部曲之講習皆可徵焉

周太公望為武王師尚父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伐紂謀居多撰六韜六卷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為本隋唐志載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陰符鈐録一卷太公金匱二卷太公兵法六卷又太公雜兵書六卷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二卷太公枕中記一卷

孫叔敖為楚令尹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

田穰苴為大夫景公尊為大司馬穰苴死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隋書經籍志司馬穰苴兵法三卷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仁而下士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逐秦軍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藝文志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十卷

孫武齊人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覩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

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下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非

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用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漢書藝文志孫子有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魏

文帝註為三卷

吳起魏人好用兵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文侯以起善用兵乃以為西河守藝文志吳起有兵法四十八篇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為將軍而自以為不能及孫臏疾之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威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大破梁軍孫臏以名顯天下世傳

其兵法漢書藝文志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為秦大良造也秦官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有兵法二十七篇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常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為善

項梁楚名將項燕子也避仇吴中嘗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

項羽少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書

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爾於是梁奇其意乃敎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漢韓信既破趙諸校効首虜休皆賀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爾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經亦謂兵法也忽入市敺取其

人令戰言非素所習其勢非致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藝文志韓信兵法三篇

廣武君李左車有兵法一篇

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年三十餘乃學春秋涉大義

讀兵書前將軍韓增奏為軍司空令

黥布反擊走荆王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二縣之間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不聚一處分為三欲以相救出奇兵或說楚相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多逃散令別為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

後漢耿秉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

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隂然其言永平中詔詣省闥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帝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

馮緄少學春秋司馬兵法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圍安定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郤舉規上計掾

馬援為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魏鄧艾為征西將軍討蜀破姜維之衆維退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繇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

王昶為兖州刺史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
奏之
賈逵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
有將率才授兵法數萬言逵終豫州刺史
蜀諸葛亮為丞相率衆南征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
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
此軍何如獲對曰吾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
營陣若秖如此即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

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經籍

志諸葛亮有兵法五卷

吳朱才為偏將軍為人精敏文學兵法名聲殆聞於遠

近

晉陳勰特有才用解軍令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

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勰為魏文帝所倚帝為晉王

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陣圖用兵倚

伏之法又甲乙較標之勢勰悉諳練之遂以勰為殿中

典兵中郎將

桓温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率衆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宋沈攸之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據虎檻時王元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

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更致駭亂敗之道也乃就軍請號衆咸從之
蜀李庠初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立亭蓋一時之關張也以為冠軍將軍
宋王鎮惡初歸晉客居荆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乗非所長開弓亦甚弱而意略縱横果決能斷
梁杜龕前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後歸元帝亦為忠武將軍

後魏王宜弟爲占授著作郎造兵法孤虛立成圖三百六十

源賀爲征南將軍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圖以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賀拔岳尖山人能左右馳射驍果絶人不讀兵書而闇與之合識者咸異之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邇

江悅之初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將畧吳明徹來冦武
成勅領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為經畧悅之謂所
親曰令太歳在東南歳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髙皆利為
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吾兵甚鋭宜長策制之愼勿
輕鬭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単馬突圍僅以身免
劉豐字豐生晉樂人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有口辯好
說兵事
後周史寧為大將軍荆州刺史識諳兵權臨敵指揮皆

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

隋宇文欣為驃騎將軍封英國公欣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欣所建天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者如此

史萬歲少英武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唐李靖少有文武材略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吴之術者惟斯人矣

鄭元璹初仕隋為右候將軍後歸國為太常卿元璹少

在戎旅久閑軍法高祖令廵諸軍教其兵事

裴行儉累為大總管安撫使置軍營行陣部統剋料勝負甄别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内行儉初為倉曹參軍時大將軍蘇定方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

魏元忠則天朝累年不調時有左史盩厔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

王忠嗣以父海賓没於王事年九歲養於宮中及長雄毅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與之論兵應對縱横帝甚異

之

樊澤建中初為都官員外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才尋兼御史中丞充和番使後至山南節度使

馬燧父季龍嘗舉明孫吳倜儻善兵書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使燧畧涉羣書尤善兵法大歷中為河東節度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後討魏博田悅悅求救

於淄青恒冀燧軍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以鐵鏁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深進次倉口悅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令田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

其必救固當戰也遂為諸軍合而破之

郝廷玉代宗時為神策將軍時吐蕃回紇犯京畿廷玉率兵屯中渭橋軍容使魚朝恩聞廷玉善戰欲觀其教閲廷玉乃於營内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淒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是臨淮王之遺法也臨淮王李光弼也

梁謝彥章幼事葛從周為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兵法嘗以千錢於大盤中列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没進退之節彥章盡得其訣事太祖為騎將

王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略初太祖鎮大梁擅為小將

趙珝字有郎幼而剛毅器宇沉深既冠好書籍及壯工騎射尤精三略為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後唐周德威初仕武皇為帳中騎督久在雲中諳熟邊

事望烟塵之警懸知兵勢

高渤海蓨人少好兵術釋褐右金吾衛曹參軍

李再豐為右武衛大將致仕再豐故鎮帥王鎔之裨校家世從軍再豐粗通星氣式法之學每征伐戰陣自用其法鮮有敗失軍中目為李靖

申令

師出以律易象明乎乃貞武之善經春秋著為嘉話在乎威克厥愛戒之用休示先甲後庚之期協三令五申

之典金鼓有節稽進退之宜鈇鉞必誅懲驕惰之伍若乃申嚴示整出奇應卒約束素定防禁無越喻以激勸懸諸信賞所麾咸集所戰必勝或著為新令或脗合古法軍之善政其在斯乎

宋義為楚上將號卿子冠軍北救趙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

漢韓信高祖三年為大將軍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舍息也夜半傳發傳令軍中使發也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

赤幟旌旗之屬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萆謂隱於山間使敵不得見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直入拔趙幟立漢幟若汝令也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飯食也諸將皆莫信陽應諾乃入趙壁擒王歇

周勃高后六年為太尉至北軍下令軍中曰為吕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勃子亞夫封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大

將軍下馬送迎已而之細栁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
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
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帝至又
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
傳言開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例軍中不得驅
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容軾車
李陵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

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金謂鉦也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擊蘇茂於廣樂為劉永將周建所攻漢墮馬傷膝還營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際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大破之

岑彭為大將軍建武十一年伐蜀與大司馬吳漢等會荆門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乃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

蜀諸葛亮為丞相治戎講武率諸軍北駐漢中及據武功五丈原著軍令上中下三卷

吳呂蒙為虎威將軍既降南郡入據城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晉齊王攸為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

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勑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詳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内外祗肅

宋郴元景為冠軍將軍從孝武入討元凶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因此破賊

唐竇軌初為高祖丞相諮議參軍時稽胡掠宜春令軌討之不利乃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

李光弼為兵馬副元帥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恃衆直逼其城光弼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

囂不足懼也當為公等日午而破之遽令郝玉倫惟貞往擊之令之曰爾等士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綏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遂大破賊軍

李晟德宗興元初為副元帥既收復京城乃勒兵屯於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號令三軍曰晟不佞上憑睿筭次順人心令得克滅兇渠肅清天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

晟與公等各有家累離別數年今已事成相見非晚五
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郗士美憲宗元和中為昭義軍節度使時討鎮州有兵
馬使王言為前鋒逗撓士美立斬之令曰敢後出者斬
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破
李遜為忠武軍節度陳許溵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
時新羅兵戰難遜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
示賞罰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恱

示信

夫荷推轂之任當鑿門之權非沈幾無以制勝非示信無以御下必在夫絶憎愛一賞罰賞既明而足勸罰既嚴而可畏故宣父以為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傳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又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是知臨賊示信義遠矣若乃戍及期而必代兵當下而不停或約賞家財或克日必戰俾敵人之服義得我衆之歡心故謀無不成功無不集者也

楚司馬子反從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上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問憊意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析破人骸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如所言吾聞之也圍者古有見圍者柑馬而秣之秣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示有畜積使肥者應客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猶曰何太露情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矜憫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幸僥倖吾見子

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諾受語辭勉之矣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已憊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彼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區區小貌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

曰諾（先以諾受絕子反語）舍而止（更令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雖宋已知我糧短）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欲徼糧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樊遲魯人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遲言乃踰也）

魏徐邈為梁州刺史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

蜀諸葛亮為丞相帥師出祁山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劒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疆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

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與戰往者憤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郤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郡吏吕興以郡內附武帝拜興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南中監軍霍弋遣犍為楊稷與將軍毛炅自蜀出交阯吳遣璜為蒼梧太守討稷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賊

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未百日因糧盡乞降璜不許益其糧使守諸將並諌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内訓百姓外懐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與吴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

隋何稠開皇末討桂州賊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

軍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為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高祖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帝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為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為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唐蘇定方為左驍衛大將軍顯慶五年討思結闕俟斤都曼俘還東都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之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丐其餘命髙宗曰朕屈法伸恩全卿信誓乃命宥之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討田悅悅兵大敗先戰燧誓於軍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德宗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

示閒暇

傳稱好暇適臨事之宜志謂以舒得交兵之道夫制勝則尚速示寇則宜逸故有攝飲於行陣數闔於城壘解鞍而縱馬啟關而延敵故策畫可以先勝行伍可以立成故能雍容而觀變警急而無撓其或卧息旗鼓輕緩裘帶登樓而清嘯隱几而高談不匆遽以失律務優游而集事者斯又得為將之大體也

欒鍼晉大夫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欒鍼見子

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也）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以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

范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八年晉伐齊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楢木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齊西門州綽門於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

漢李廣為上郡太守時匈奴侵上郡廣上山匈奴數千

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

後漢孔融領青州刺史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牧率衆南征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

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晉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

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守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

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南齊沈文季為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遥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為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

梁馮道根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萬人出擊魏

軍敗之

陳侯安都為仁威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

唐郝處俊為浿江道副總管高宗乾封中高麗反叛處俊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衆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糧乃潛簡精鋭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

册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一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威名

夫將之為用也戎昭果毅整軍經武號令精明卒乗競勸人不敢犯法在必行故能風生於三軍名震於鄰國折衝千里隱若長城茲所謂王者之爪牙生民之司命也緐是處以衛社稷則敵不敢加兵出以守邊防則虜

不敢近塞豈惟震讋虓虎叱咤風雲蓋亦義勇兼聞策謀宏遠者也傳曰有威可畏又曰懐德而畏威其是之謂乎

楚得臣為令尹與晉戰敗於城濮晉伐衛楚救之晉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顔色曰莫余毒也已一云子玉為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魏公子無忌在趙秦伐魏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

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
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
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
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吳起為西河守以拒秦韓甚有聲名
趙廉頗者趙之良將惠文王十六年頗為趙將伐齊大
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李牧北邊之良將常居代鴈門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

滅襜襤胡名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秦白起為左更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

蒙恬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鎮匈奴

漢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逺避不近雲中之塞

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轝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令

騎馳射莫能中其憚如此匈奴患之

李廣為驍騎將軍在北平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

趙充國為後將軍征西羌西至西部都尉府在金城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

矣善為兵令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

馮奉世為執金吾歴右將軍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辛慶忌為左將軍當時號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陳湯為西域副校尉誅郅支單于後坐事徙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

後漢齊武王演為更始司徒既破王莽軍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户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屋旦起射之塾門側堂也

彭寵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貎能飲飯有威於邊

岑彭為征南將軍與諸將伐公孫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貴本越嶲夷殺太守枚根自立

王為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光武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

祭彤為遼東太守數破斬鮮卑自是鮮卑震懼畏彤不敢復闚塞後率勵鮮卑往擊破赤山烏桓塞外振讋彤之威聲暢於北方

陳俊為琅邪太守行大將軍事時琅邪未平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

賈宗字武孺大將軍復之子為朔方太守匈奴常犯塞

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

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張堪為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歸鄉里會西羌反叛恂到田

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

陳禪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叛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

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

郭涼雖為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徐淑為度遼將軍有名於邊

鄧訓為護烏桓校尉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陳龜為度遼將軍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

种暠為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傅育為武威太守威聲聞於匈奴

第五訪為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李膺為烏桓校尉虜甚憚攝以公事免官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威服

段紀明久為邊將威震西土其後賈詡察孝廉為郎以

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詡實非段熲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

公孫瓚為降虜校尉兼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

萬歲虜自此之後遠竄塞外

呂布初為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

魏龎德為立義將軍與曹仁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言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嘗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于禁為偏將軍太祖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部衆莫敢

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

張遼為前將軍屯合肥時孫權復叛文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初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出復入雄衆破走孫是威鎮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張郃為盪寇將軍與都督夏侯淵守漢中拒劉備時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

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初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後為征西車騎將軍識變數尤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

曹真為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

夏侯淵從太祖起兵為别部司馬每赴急疾嘗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文聘為江夏太守典北兵委以邊事在郡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蜀關公為前將軍假節鉞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會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没禁降公公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遥受公印號為之支黨公威振華夏曹公議徙都以避其鋭

張飛為右將軍雄壯威猛亞於關公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關飛萬人之敵也

諸葛亮為丞相出師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出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亮卒及軍退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竒才也

馬忠為庲降都督威恩並立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陳叔至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嘗亞趙雲俱以忠勇稱

王平為鎮北將軍統漢中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同郡句扶為左將軍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後與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吳周瑜字公瑾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劉備領荊州牧詣京見大帝備自京還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帝獨與

備留語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乆為人臣爾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與帝書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虚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

董襲為揚武都尉時大帝初統事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隲蔣欽各别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

張昭為輔吳將軍容貌矜嚴有威風大帝嘗曰孤與張
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朱桓為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吕
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
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
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
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
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

晉義陽成王望初仕魏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

王沈為征虜將軍督江北諸軍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為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

茍晞行兖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為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為栅以自守晞將至頓兵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栅宵

遁嬰城固守睎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吕朗等滅之

祖逖為豫州刺史進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時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逖卒始得意焉

索綝為新平太守時劉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刼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嚮服賊不敢

犯

劉弘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鎮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

周訪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聞王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而終訪之世未敢為非

紀瞻為鎮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常疾病六軍敬憚之

陶侃為廣州刺史初廣州人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

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刺史敦從之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温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反侃擊機破之執劉沈又遣部將討機斬之諸將皆請乗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爾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後侃為征西大將軍督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輙領江州侃聞之遣將出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侃既至默將

宗侯縛黙父子五人及黙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黙等黙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於石勒勒以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

劉毅為荆州刺史初屬桓玄簒位與宋髙祖何無忌起義兵桓玄聞毅及髙祖何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

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

劉牢之為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鋭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桓石虔從伯父温入關叔父沖為苻健所圍垂没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宋沈林子從高祖討姚泓於長安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左望風請附長安既平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聲援

沈慶之為建威將軍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見慶之軍輙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

檀道濟鎮廣陵率軍繼到彦之以討謝晦彦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共罪同誅謂徐羨之忽聞來至人情恟懼遂不戰自潰也

劉胡為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憚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

周山圖為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為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為武原將

南齊桓康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避瘧

無不立愈

梁常叡為輔國將軍既平合肥高祖詔衆進次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張齊為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

人無所困乏既為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
行於庸蜀
柳仲禮為雹威將軍鎮襄陽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
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
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啟求以
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
畱雍司精卒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
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

程文秀為安遠將軍每戰常為前鋒北齊深憚之謂為程虎

陳歐陽頠為衡州刺史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及荆州陷頠委質於勃周文育擒送於高祖釋之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頠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頠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頠子紇已尅定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慴伏

沈恪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琳出兵臨川攻周廸

以恪為壯武將軍率兵踰嶺以救迪孝頃聞恪至退走
孫陽為都督荊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
鎮公安增修城池懷服邊遠為隣境所憚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為河内鎮將劉裕伐姚泓栗磾禁
防嚴密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
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許之因授
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
語

奚眷少有將略明元時為尚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為寇所憚

周觀為高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河間公齊初坐事免官爵會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授齊前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氐復賜舊爵

陳留王崇為荆州刺史從太武討蠕蠕别督諸軍出大澤越祁山威懾漠北

叔孫建為廣河鎮將羣盜歛跡威名甚震後為徐州刺
史太武以建威名甚震為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
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兾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建在
平原十餘年綏懷内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
南方憚其威略青兖輙不為寇
古弼為西安將軍鎮長安甚著威名
陸真為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衆
五千據治容堡真擊破之斬昌等并誅其黨與雍州民

夷莫不威服在鎮數年甚著威稱
周幾為寧朔將軍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
於外境
辛紹先為下邳太守唯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
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
侵行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逕屯呂梁
尉元為統萬鎮都將齊高祖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
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震徵為侍中都督南征

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耒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宴遠近怗然

城陽王長壽為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恵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

長孫稚為揚州刺史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

長孫肥為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

穆羆為征東將軍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羆討滅之自

是部内肅然莫不敬憚

庚岳為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嘗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李暢為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

鄭模為安東將軍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為名將

鄭楷為伏波將軍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故時人語曰

撲鷹獮付鄭楷

李崇為車騎将軍揚州刺史崇沈深有将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

劉藻為龍驤将軍雍城鎮将先是氐豪徐成楊里等驅逐鎮将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里等斬之以徇羣氐震慴

楊大眼初以軍敗不能禁徙為營州兵後徵為平南将

軍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為將帥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閞張弗之過也大眼為荆州刺史甞縛蒿為人衣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桓示之曰卿等若作

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荊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

崔延伯善將撫得衆心與奚康生楊大眼為諸將之冠延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

樊子鵠為平北將軍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

韓茂膂力絶人又善騎射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為將

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

賀拔勝為荆州刺史將圖襄陽乃攻馮翊安定鄧城等

平之時有梁人書勅蕭續續梁武帝子鎮襄陽云賀拔勝北間驍

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憲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威名第二

北齊万俟洛字受洛干從高祖與西魏戰於河陰諸軍北渡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雒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為迴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鋭冠時當世推為名將

李崈為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髙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慕容紹宗東魏末為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髙岳等討之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為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

王則為三荆二襄南雍六州都督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

上黨王渙以文宣天保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
仍破東關斬梁時進裴之横等威名甚盛
盧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太尉大樹風績甚為陳
主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
還北此虜不死方為國患卿宜深備之
高昂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時鮮卑共輕中華
朝士惟憚服於昂
東方老為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頻為二郡出入數

年境接羣蠻又隣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

斛律光為大將軍左丞相與祖珽穆提婆不協誣光謀反殺之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所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内後入鄴追贈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初宜陽之役光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㒳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

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
獨孤永業為雒州刺史行臺尚書周人寇雒州永業每
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武成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
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㦪弱河雒人情騷動
傅伏為東雍州刺史後降於周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
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為傅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
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
後周李弼魏末為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西討破万俟

醜奴彌嘗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當李將軍

蔡祐為平東將軍與齊神武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獨孤信魏末為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信有奇謀大略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勢故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聲震隣國東魏將侯之南奔梁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亡

為關西之憂欲以威猍人其為隣國所重如此

韓果魏末為帥都督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為着翅人太祖聞之笑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韋瑱為瓜州刺史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陸騰為隆州總管蠻獠反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

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温舊道

王德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羣羌率服

怡峯為車騎大將軍與諸將征討每皆克捷沈毅有膽得士卒心當時號為驍將

達奚寔為大行臺郎中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即與大都督楊山武拒魏於關東魏人甚憚之

陳忻為驃騎大將軍時東魏為雒州刺史獨孤永業號

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常令間諜觀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

王軌爲上大將軍𦣇徐州之圍擒陳將吴明徹遂爲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吕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于翼爲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嚴斥侯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楊檦為建州刺史鎮車箱及齊神武圍玉壁乃命侯景趣齊子嶺檦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聞檦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

裴寬為車騎大將軍鎮孔城十三年與齊雒州刺史獨孤永壽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若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嘗戒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裴孝仁為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

梁士彦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宇文神舉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

後周崔宏度說之子襲爵為安平縣公至隋開皇初為襄州總管宏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後梁蕭琮來朝帝以宏度為江陵總管鎮荆州陳人

憚之不敢窺境

隋源雄初仕後周為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輙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

韓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陳平後突厥來朝高祖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帝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楊素為行軍元帥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舩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清河素所封郡

長孫晟為秦州道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突厥達頭晟追之斬首千餘級王引晟同宴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

魚俱羅為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跡不敢畜牧於塞下

杜彦為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彦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為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髙祖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為邊患以素為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

李寛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

李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後為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敵所憚

賀婁子幹為上大將軍開皇中虜寇泯洮二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

史萬歲為河内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帝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

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樂王楊義臣出塞至大斤山與敵相遇達頭遣問曰隋將為誰侯騎報史萬歲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先是萬歲除名配燉煌為戍卒每與戍主同行輙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侯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反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而還

吐萬緒為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略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

楊武通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有功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

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為武賁郎將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抱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

陰世師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為侵掠

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輙擒斬之深為戎狄所憚

元胄歷豫亳等州刺史開皇中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之

韓僧壽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鷄頭山破之後為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

達奚長儒為夏州總管六州方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賀若誼為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為夷狄所憚

李崇為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爭來內附

王辯為武賁郎將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在皆捷深為羣賊所憚

唐闞稜齊州人隋末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署稜爲左將軍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輔公祏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兠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繇是各無闘志或有還拜者

李大恩為代州總管率兵鎮鴈門突厥頡利可汗與苑君璋尋率兵圍之大恩拒戰賊遂敗走俄而突厥復以盛兵來寇大恩遣刺史王孝基出戰一軍皆没賊進圍

𡵓縣大恩衆寡不敵據城自守賊憚其勇亦不敢逼月餘引兵而去

河間王孝恭高祖武德中歷總大藩專制方面及平輔公祏之後吴楚剋定閩越服從威名大盛

李靖武德中副河間王孝恭平蕭銑輔公祏後爲東南道行臺兵部尚書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

程名振貞觀末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

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為名將

薛仁貴高宗顯慶中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黒山上元中坐事徙象州㑹赦歸髙宗思其功尋召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彌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為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

黒齒常之開耀年為河源軍副使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敢復為邊患

程務挺則天文明中為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則天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為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

唐休璟聖歷中為涼州都督假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衆數萬屯於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奇兵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斬首三

千餘級是後吐蕃使朝宴於太極殿屢覘視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益加歎異降璽書勞勉擢拜右武衛大將軍

賀蘭進明元宗天寶中為北海太守本郡招討使禄山亂進明訓兵千人引之渡河以張平原之勢收河北郡縣賊徒振懼朝廷壯之

來瑱為潁川郡太守充招討使肅宗以瑱有武略尤加

任委遷兼御史大夫比收河雒屢挫賊鋒賊頻來攻皆
為項所敗賊等懼之號為來嚼鐵
郭子儀為中書令領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鎮河中代
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率諸蕃雜虜及山賊任敷鄭庭
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寇先後數萬人略同州期
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重兵殿其後京師震
恐急徵子儀子儀至涇南而虜已合子儀大軍僅萬人
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王

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宗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三千出没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懐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令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懐恩欺我子儀使喻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謬也且僕固懐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

謂令公沒矣不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奈何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皆持滿注目以待之子儀乃以十數騎徐出免冑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飲以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子儀性忠信事上誠盡田承嗣方

跋扈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兹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皆遏絶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必持兵衛送其為豺虎所服如此

李光弼為江北副元帥議者稱自艱難已來唯光弼行軍治戎沈毅有籌略將帥中第一後為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出鎮臨淮時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楊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兖鄆來瑱旅拒於襄

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

崔寧蜀之偏將初蜀餘山賊擁絶不通道代宗憂之嚴武薦寧爲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繇是有名

辛雲景大歷中爲太原節度迴紇恃舊勲知朝廷優容之每入我界必肆貪狼之性至太原雲景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景莫不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

段秀實大歴末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陽惠元德宗建中初為神策京西兵馬使忠勇果毅多權略稱為名將

張萬福建中初以和州刺史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表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

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身也復賜名萬福慰遣之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士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史

李晟興元初為神策軍使與河中節度使李懷光同討朱泚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爾及其克京城至於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

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及為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吐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請和即請盟復欲因盟以虜瑊因以賣燧

馬燧與元初為河東節度領晉慈隰節度兵馬副元帥德宗詔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於長春宮懷光遣驍將徐廷

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

李觀貞元初為右龍武將軍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李晟表為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

郝玼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廷後為涼州刺史玼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劓刖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

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郝名以懼之十三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紀綱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李景略貞元中為侍御史豐州刺史西授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國豐乃其通道前為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迴紇遣梅録將軍隨中官

薛盈珍入朝景略思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
梅録初未喻景略既見盈珍乃使人謂梅録曰知可汗
初殂欲申弔禮乃登高壠位以待之梅録俯僂前哭
景略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屬之驕容威氣索
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略自此迴紇使至景略皆坐拜
之於庭中縣是甚有威名後為河東節度李説行軍司
馬迴紇使梅録將軍入朝説置宴會有梅録爭上下坐
説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録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略語音

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略皆嚴憚

王佖貞元中為神策將軍吐蕃寇涇原佖伏卒擊尚結贊幾獲之繇是深為所畏

范希朝貞元中為振武節度使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横希

朝自近代號為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

段佑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為西蕃畏憚

劉澭貞元末為保義軍節度隴右經略等使蕃戎畏之

不敢為寇

郗士美以憲宗元和初為昭義節度使討王承宗於時

四面七八鎮聚兵十餘萬士美兵事最理威聲甚振承

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野詩良輔元和中為鳳翔大將與靈武大將史敬奉涇

原將郝玼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既與大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妄語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裴度以穆宗長慶二年自河東節度除東都留守至闕又以度為司空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初度發太原中途得朱克融王廷凑復書皆許退兵度不敢發以其書奏穆宗穆宗喜因遣中使宣慰克融并廷凑入深州取牛元翼又令先於途中命度更發書與廷凑度書因言

朝謝後即歸留務中使見書慮廷湊知度東歸無兵權即背前約遞請度易其即歸之辭幷上其書草穆宗方憂深州之圍得度前後書喜甚及度至又自有以悟帝恩待益至故復得兵符

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少在西蜀素熟蜀人情至是用寛政嚴靜有斷蠻夷畏服長慶二年雲南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畧上言朝廷憂之不及乃詔報文昌文昌走一介之使以遏之蠻寇遂退

薛平為平盧軍節度使敬宗寶歷元年五月加檢校左僕射兼户部尚書不踰月復檢校司空初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分其地為三鎮其一淄青齊登萊五州平領之及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横海全軍討伐不勝棣州為賊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兒為帥行及青城鎮刼鎮將李自勸并其衆以至博昌鎮復刼

其鎮兵共得七千餘人徑取青州城城中兵少力所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千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緜是遠近畏服平之威略平在鎮六周歲兵甲犀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月乃得出時人以為近日節制罕有平比

張仲武為幽州節度大破回鶻烏介可汗緜是威加北

狄

李罕之僖宗末為河南尹每討賊無不擒之曽縦兵於蒲降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罕之至則下馬自此目為李摩雲

梁王重師唐僖宗文德中董左右長劍軍太祖伐上蔡重師力戰有功及討兖鄆擢為都指揮使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於齊魯閒凡經百餘戰繇是威振敵人

王彦章累典禁兵從太祖征伐所至有功嘗持鐵鎗衝

堅陷陣敵人畏之目之為王鐵鎗後唐莊宗初為晉王聞彦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為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追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彦章援鎗登舩叱舟人解之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彦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

牛存節開平中為鄆州節度使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長威名聞於境外

謝彦章以末帝貞明中為排陣使賀瓌為北面招討使
與彦章同領大軍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彦章時領
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
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為敵人所憚如此是
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彦章能領騎士後彦章為賀瓌
疑之會為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
因享士伏甲以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温
裕等於軍因誣叛晉人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

日矣審澄溫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多益善唯彥章有焉

後唐史建瑭為招德軍校梁將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瑭為前鋒與總管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絶建瑭日引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敢芻牧皆相戒曰宜避史先鋒

周德威小字陽五從武皇為内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宗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驍勇知名衆謂

之夜又言於叔宗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乗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偽退陳章縱馬追之德威背揮鐵楇擊墮馬生擒以獻繇是知名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凛凛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為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

符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動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將也安金全為騎將時梁國未平兩軍對壘汴之遊騎每出必為金全所獲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為五道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也

夏魯奇初在梁事王彥章為軍吏與主將不協遂歸於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故城之戰軍中識魯奇皆憚之曰此乃夏七也北師嘗言王彥章驍勇畏之魯奇曰王

鐵鎗膽如芥子吾最知之無足可畏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

蜑不敢犯境

漢朱漢賓為安州節度使至郡期年敵不敢犯一境賴

之

周安審暉仕晉為鄧州節度晉祖幸鄴安重榮據常山

起兵襄陽帥安從進與之連謀南北俱起從進率襄漢

之衆攻南陽州無城壁僅守署衙而已賊逼城下審暉

登陴召賊帥而讓之以審暉家世戰將聞其言愧畏而去從進不能止二安平就加太尉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三